

重点高校也要转变观念 自觉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李进才

高等教育要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这是一个全球所越来越关注的问题,也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但重点高校要不要为地方和区域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服务,怎样服务,如何处理好服务与遵循教育自身规律的关系等,至今认识仍不很一致,值得研究,本文对此作了一些粗浅的探讨。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这是中央确定的我国教育发展的指导方针,也为高等教育自觉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指明了方向,但对于重点高校来说,要不要转变观念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以及怎样服务,至今认识仍不大一致,很值得研究和探讨。

主动服务与被动服务

众所周知,高等教育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对于地方高等院校来说,应当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无论是美国的州立大学、日本的短期大学,还是法国的社区学院等,都是如此。如在当今美国的3300多所大学中,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近500所,这些学校的“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是为本州服务”,“从专业设置、教学思想和方法、学制与学位授予到毕业生就业,都要从本州当前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出发来考虑和落实……而且长期稳定不动摇”,“教授们的本职工作是搞好本科教学,不追求做高深的研究工作,学校也对老师不作这方面的要求”^①。我国对于省市地方院校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方针,中央也一直是极其明确的,不仅创办了一批体现地方性、实践性、应用性,明确为地方培养建设人才的地方综合性大学、职业大学和师范、农、林等专科学校,而且经批准建立的私立大学近年来也悄然兴起。广大地方院校在为地方经济建设和发展服务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少数学校不安于本身层次、盲目攀比重点大学而一度走了弯路的,也在总结经验教训之后,重新走上了正轨。

重点高校究竟要不要转变观念,自觉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呢?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实践问题。重点高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高质量人才、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和管理经验的繁重任务,其中有一批学校和重点学科要进入“211工程”,有些学校要争取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能跨进世界先进学校的行列。这是一项极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然而,这些学校在完成“国家队”任务的同时,也要承担部分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责任,并树立

为地方发展服务的观念。

重点高校也要自觉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这首先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强调实行政企分开,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允许各省、市根据当地情况独立发展经济的自主权也随之增大。因此,我国经济发展的地方化、区域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地方经济发展的生产总值和利润已经达到并超过中央。重点高校同整个高等教育一样,要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但如果离开了为本地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服务,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岂不是成了一句空话。地方和区域的现代化建设日益迫切需要依靠重点大学,而重点大学如果因为看不到这种急剧变化的形势,因而对之服务缺乏应有的热情和积极性,那么中央关于教育的两个“必须”的方针的落实就会打折扣乃至落空。这也是当前有的重点高校在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方面做得不够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诚然,怎样处理好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已是当今为全球所瞩目的、带普遍性的问题。曾为撒切尔夫人顾问、曼彻斯特商学院创始人之一的英国首格格拉斯·黑格教授认为,由于“大学已失去知识垄断地位,服务部门的知识工业——如信息技术、金融顾问、设计、研究等——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已超过了制造业”,“技术将彻底改变教学方式。关键是使教学越来越具有规模经济学的性质”,因而他预言现有的“大学行将衰退”、“大学已不可挽救,企业家终将厌倦大学,将组建起自己的培训中心”^⑧。他的这种预言是否科学尚可讨论,但他深刻指出教育脱离经济发展所存在的潜在危机,无疑是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

重点高校也要自觉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又是这些重点高校增加教育投入,获得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却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事业,在教育投入方面国家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但仍然严重不足。据有关方面统计,1992年我国国家财政性的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为2.94%,比1991年的3.02%降低了0.08%;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12.17%,比1991的12.12%上升了0.05%。1989年以来,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逐年有所下降;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虽然从1990年以来逐年上升,但上升幅度很低。这种情况就给主要靠吃“皇粮”的重点高校带来了教育经费严重匮乏的问题。而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财政收入早已超过中央的财政收入。但由于拨款渠道不一,中央与地方所属高校“分灶吃饭”,结果造成了长期困扰大多数重点高校发展经费不足的难题。但值得庆幸的是,终于有些省市和重点学校提前“觉悟”了,真正认识到了未来经济发展的竞争在于科学技术的竞争,而科技竞争归根到底在于人才的竞争,因而看到了所在地的重点高校在未来竞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而所在地的重点高校也“顿悟”吃“双份粮”比吃“单份粮”好的道理,遇到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良好发展机遇,于是出现了一些地方拿出巨资与中央“共建”重点高校,或多渠道集资支持重点高校发展的崭新局面。这些重点高校也逐步走出困境,在热诚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过程中,极大地增强了自身的经济实力。这样,在事实上已使高等学校在发展的激烈竞争中,站到了不同的起跑线上。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省市和其他地方政府与高等学校都有远见卓识和胆识。

重点高校要自觉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也是深化教育改革,推进学校自身学科专业建设以及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的必然要求。由于企业自主权加大,用人制度、劳动制度发生了深刻变革;而集体企事业单位、个体企业和三资企业等,均早已自主用人,因此,从前高等学

校适应当时高度计划经济体制需要的统招统分制度已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学生可以选择单位、单位可以挑选学生的“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并逐步向“自主择人”、“自主择业”的“双择”方向迈进。同时,还由于实行改革开放,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对人才培养规格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对高校内部的学科专业建设、教学内容和方法等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才能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的新的要求。几年前,对于分长线、短线专业有些同志还很不理解,对适当压缩长线专业的规模和招生人数更有抵触情绪,如今这些已经变成了严峻的、非接受不可的现实。社会的新的存在,逐渐改变了人们原有的意识。至于教学内容乃至培养方式、人才规格等都面临着适应社会需要的变革。重点高校所培养的人才,分到中央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越来越少,分到地方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越来越多,如果不面对地方对人才的社会需求,那么学校所培养的人才就会出现“产销不对路”,造成人才“产品”的滞销或积压。去年某省在要求所在省市重点学校为地方留毕业生时,不少重点高校对所留人才的专业及数量,叫苦不迭,而对另一些专业未提出留人要求则感到很不满意,这本身就是上述问题存在的活生生的体现,为我国高校需要深化改革发出了强烈信号。

“小马”与“大车”

如果说,重点高校的有些同志是由于对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所出现的新形势认识不足,因而对自觉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缺乏应有的热情和主动性,那么所谓的“小马拉不动大车”则是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难以回避的突出的实际问题。

所谓“小马拉不动大车”,就是早在60年代高等学校“下放”时,有的重点高等学校也被下放到省市,由于当时没有处理好经费拨款等事项,结果有的高校下放到省市以后,原来许多面向全国的专业所培养的人才,所在省市吸收不了;所具有的科研能力,所在省市也没有这方面的课题让其发挥出来,致使后来出现了“小马”拉不动“大车”的矛盾。这个矛盾,一直困扰这些学校多年。

现在许多重点高校,因为长期以来面向全国招生,承担国家级的科研项目较多,所以有的同志对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考虑较少。自觉不自觉地认为存在“马”太小了,拉不动“大车”的问题。当然,一般来说作为“国家队”的重点高校与地方院所承担任务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也不能绝然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在近年来的实践中,许多重点高校在自觉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一是转变观念,应该看到有的“小马”已经变成了“大马”。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引进,现代化建设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许多地方的研究课题和人才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沿海地区的情况自不待言,即使是内地,许多省市响亮地提出了“科教兴省”、“科教兴市”的口号,对建设人才的需求,达到了求之若渴的地步。有的地方还筑巢引凤,提出优惠政策以吸引人才。“孔雀东南飞”、“雁南飞”的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就科研课题而言,省市、区域,不仅有小课题,而且也有大课题,新课题。地方只有“小马”、中央才有“大马”的局面已经被打破。比如关于长江中游的开放开发问题的研究,就是如此。如何以浦东开发为龙头,以三峡工程兴建为契机,“建立以武汉市为核心的长江中游开放——开发带,以形成我国全方位大开放新格局”,显然就不仅不是一个小课题,而是一个巨大而热门的课题了。围绕这一课题,某重点高校的专家学者组织、发起学术讨论会,不仅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武汉等数省市的有关专家学者一时云集,开展了热烈的研讨,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而

且也牵动了这些省市的主要负责人,不少负责同志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会,倾听咨询意见。新华社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刊登了该课题有关建议的主要内容,建议中提出的有些措施,如建立保税仓库、建立保税出口加工区等,已被上述省市政府所采纳。

二是要因小见大,看到有的“马”一时虽小,但因课题具有推广价值,因而“小马”也就具有“大马”的意义。如武汉洗衣机厂,数年前曾因内部管理和经营不善,所进元件成本高、质量低,在洗衣机生产的激烈竞争中,几乎濒临倒闭,后来某大学的管理学院师生参与拯救,从“诊断”入手找出问题症结,然后实施多项改革,特别是在全国率先采用“招标投标”的办法,克服重重阻力,保护先进,打破落后,从而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质量,使一个后进企业一跃而进入全国先进企业行列。武汉市推广了这一先进经验,在若干厂矿企业试点结果,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据武汉市招标办公室统计,1987年该市推广该项成果获经济效益7879万元,节省外汇1145万美元。该院通过总结,还写出了建国以来我国第一部关于招标投标的专著和教材。后来这一经验还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肯定,确定在全国推广,并要该校筹办全国性的招标投标培训班。如果该院当时认为武汉市一个工厂的事小,只是一匹不屑一顾的“小马”而不予接受任务,那么就不会取得后来的突破性进展,并获得全国及省、市的多次奖励。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各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众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只要我们不存在传统偏见,眼睛向下,就会看到解决这些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三是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打破了部门所有制,实行联合办学,为“马”与“车”的配套创造了有利条件。实践说明,实行“条条”或“块块”办学,各有利弊,在教育体制改革中,通过联合办学,兴利除弊,打破“条块”分割,既保证了“条条”或“块块”的利益,又充分发掘潜力,使高校面向整个社会,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特别是60年代下放到地方的某些重点大学,有如久旱而遇春风化雨,在为本省市服务的同时,又面向全国办学,车马成龙配套,十八般武艺都能排上用场,因而使曾经困扰这些学校的老大难问题迎刃而解。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与遵循教育自身规律

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明确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的方针,同时又深刻揭示了教育为社会服务与遵循自身规律的辩证关系。建国以来,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包括重点高校在内,在这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有深刻教训,需要我们继续认真加以总结,以指导今天的工作。总的来说,是既有“服务”不够,存在“与沸腾的社会生活相脱节”的“三脱离”的问题,同时又存在只强调“服务”,违背教育规律办教育,致使教育遭受重大损失的问题。处理好服务与遵循教育自身规律的问题,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也是搞好高校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重要保证。对于重点高校来说,许多同志感到要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培养人是学校的根本任务这一办学指导思想要明确。众所周知,教学和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经常性的基本任务;出人才,出成果,提供并转让科技成果是学校的三大任务。但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所指出的,衡量一所学校的根本标准是看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根据有的专家研究的结果,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教育的外部规律,教育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教育的内部规律。而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则既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需要,又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需要,因此也可以说它既是外部规律又是内部规律。但无论是教育的外部规律还是教育

的内部规律,都要统一到培养合格人才这个根本点之上。如果忘记了这个根本点,或者稍稍有所偏离,在执行过程中就会出现片面性,产生偏差和失误。文革中教育战线成为重灾区,当然主要是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同时也存在一种片面性;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片面性。当然,长期以来不同程度地存在的“三脱离”,则又是另一种片面性。因此,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把教育的外部规律与内部规律统一起来,紧紧抓住培养合格人才这个根本,才能辩证地处理好服务与遵循教育自身规律的关系。重点高校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首要的也在于培养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当然,服务与遵循教育自身规律从本质上说是不矛盾的,不是绝对对立的。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有利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反之,如果脱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脱离生产劳动,就不能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只有遵循教育规律,通过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才能适应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如果只强调服务,不遵循教育自身规律,就会使教育遭到破坏,最终会从根本上搞不好服务乃至危害服务。所以服务与遵循教育自身规律,是对立的统一,处理得好,会起到互为依存、互相促进的作用。

当前,所有高等学校几乎都遇到一个“有偿服务”的问题,俗称“创收”,这也涉及到办学指导思想。不创收,无以言,这已是当今我国高校一个不言自明的实际问题。为什么要创收,把创收摆到学校的什么位置,以及如何创收等,都很值得研究。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即创收改善办学条件和教职工的生活待遇,最终仍然是为了办好学校,为国家培养出合格人才。而重点高校仍然是为了上教育质量,上科研水平。如果舍此而有他求,如果降低了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则必然会后患无穷,必将要承担历史的责任。

其次,接受任务要适度。教育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确有一个如何接受任务并为之服务的问题。当前,对重点高校而言,许多学校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工作,迈开了步伐,但也有不少学校存在服务不够的问题。加强为地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并树立这种观念,乃是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也有一个接受任务适度、量力而行的问题。地方或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很多,学校也大都能够承担,但是否都由学校承担?各院系是否可以不顾自身能力去接受?从态度上说,应当主动、积极、热情,但具体工作上应有一个“度”。这个“度”对各校、各院、系可能不一样,甚至大不一样,但都必须掌握一个“度”。这个“度”就是应当在保证完成本校、本院系教学、科研任务的基础上去接受。现在有的学校或院系接受任务过多,缺乏统筹安排,造成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甚至有的教师刚下飞机便进课堂,更有甚者是随意请人代课、或停课,这样是不利于教学、不利于人才培养的,很值得注意。

地方或区域某些任务是有很强的科研性质,适合高校承担,但在接受这些任务时同样要量力而行,并尽可能选择那些与学校教学、科研任务结合紧密的部分。对于“国家队”的重点高校来说,眼睛既要向内、向下,面向现代化,同时又要向上、向外,面向世界和未来,跟踪国内外科学文化发展的先进水平,作出跨世纪的重大成果。

第三,要适当调整学科专业及专业方向。许多重点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是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的,是适应过去高度计划经济体制需要而建设发展起来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原有学科专业设置,特别是一些重点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专业设置,已经严重不适应变化了的新的形势的要求。抓住一头,放开一片,实为当务之急。即要紧紧抓住基础学

科、专业这一头,通过举办基础理论人才培养基地等办法,使基础学科专业在得到特殊保护的前提下,朝少而精的方向发展,使之继续成为整个学科专业建设和发展的深厚的根基;同时大力加强应用学科、专业的建设,特别是在专业方向的设置和调整上,既要考虑到全国的需要,又要考虑到当地和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要常设常新,紧紧扣住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脉搏,使其充满生机和活力。

第四,要培养学生树立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观念。如前所述,高等教育要为地方和区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是一种世界潮流,是当今高教改革的一种趋势。这不仅要引起广大高教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而且要把这种思想,通过恰当的方式贯穿到整个教学、教育工作之中,让学生也能具有这种思想并愿意付诸实践。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一是要培养学生特别是重点大学的学生能眼睛向下。当今的大学生在毕业后就业时,从整体上说是能服从国家的需要,不少大学生能自愿到国家的一些重点工程、艰苦行业去工作,但也有少数学生,眼睛一味向上、向外,不能向下,瞧不起地方,毕业后不愿去地方、基层工作,即使去了,也随时准备“跳槽”。大西北、大西南的建设和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实现四化的大局,那里人才奇缺,但多年来很难要到大学生,更难留住大学生,以致有些地方宁愿要大学肄业生和“结业证书”生,因为这些学生大多能安心工作,留得住。现在这些地方制订出了许多优惠政策吸引人才,有的采用定向培养,设奖学金等培养所需人才,这些办法也收到一定成效;但作为为国育人的高等学校来说,光有这些措施不够,还要加强对学生的教育,使学生真正懂得地方或区域可以大有作为,大学生在这里可以大显身手。

二是要培养学生,特别是重点大学的学生眼睛既要向外,又要向内。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三个面向”的题词,将永放光芒。“三个面向”,首先就是面向现代化。我们要坚持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教育学生,要使新一代的大学生能眼睛向外,看到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跟踪科学技术前沿;鼓励大学生出国留学,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学成回国;同时又要培养教育他们眼睛向内,立志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四化大业添砖加瓦。教育要“三个面向”,同时也要求培养的大学生能够做到“三个面向”。如果不注意培养学生具有这种思想,教育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将大半成为空话。崇洋媚外,拜金主义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千万不可低估。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培养学生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思想,不仅应当坚持不懈地抓,而且要作为长期的历史性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

注 释:

① 《为地方服务的美国州立大学》,载《中国教育报》1993年8月9日。

② 美国《福布斯》双月刊,1993年4月26日。

(责任编辑 江 平)